

# 千姿百态的桂江摩崖石刻

陶彩忠 梁平

发源于桂北地区平乐县，承接漓江、荔江、茶江“三江”的桂江，因其历史上“两粤通衢”和“黄金水道”的地位，沿江两岸出现过大量的摩崖石刻，或为花鸟虫兽，或为题诗赋词，千姿百态，给美丽的桂江平添了人文景观，赋予了桂江浓厚的文化内涵。春暖花开时节，正值江满水清之时，笔者来到桂江，从众多的摩崖石刻中，感受桂江的千年沧桑，聆听岁月那一串串动人的故事……

## ●昭山“中立不倚”的寓意

在平乐县城西“三江”汇合处，有一座小山叫“昭山”，昭山不大，独立于水中，且方正如官印，又名印山，其顶古有印山亭，为明朝正统七年（公元1442年），平乐知府唐复命人在山上修竹苍翠处修造，又名为“点翠亭”。

由于昭山位于“三江”汇合的独特位置，山形如官印，为历代官府和文人骚客所钟爱。许多名人流连于山中亭外，或观景或题字，或吟诗作赋，寄情于此。在昭山面向县城的那面，有一“中立不倚”的石刻，石刻长275厘米，宽66厘米，楷体大字，气势恢宏。石刻借昭山的独特个性，咏喻平乐人“为官之道”和“做人哲理”。字借山势，山因字而灵。从此，昭山更富于人文气息，被世人誉为“桂江第一景”。

## ●鼓锣峡“两粤通衢”的缘由

鼓锣峡位于平乐县大发瑶族乡境内，全长14公里。这里水深狭窄，危石叠嶂，舟楫难通。因水打乱礁，时常发出锣鼓之音，震天动地，当地人称为“鼓锣峡”。

据史载，明朝政府为了抗击倭寇，明万历十三年（公元1585年）命抚台千户刘栻，把总李芳率工匠开凿河道，历经艰难险阻，于次年三月竣工，自小苍板至龙头矶、广运堡至铜盆冲，全长200余华里，排除了江里无数暗石险礁，为明代调运兵员军粮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也为后代商船顺利通行立下了不朽功绩。从此，滔滔桂江，自北向南，通畅地穿越437公里崇山峻岭，到达梧州与西江汇合，流向广东入南海，真正成为桂北通往广东走向全国各地的一条“黄金水道”。

为记载这一历史功绩，刘栻于公元1588年3月，在峡西岸边一块高约5米、宽约3米的石壁刻上“两粤通衢”四个楷体大字，大者1.6米，小者1.2米，为目前桂江发现的最大石刻。字迹遒劲有力，与气势危峻的山峡相映衬，浑然一体，让人望而顿生敬畏。

## ●松林峡“百蛮遵道”的来由

在桂江流经的昭平县城西北6.5公里的松林峡水电站，大坝上游约100米处的西岸约3米水深处，有一方“百蛮遵道”的巨幅摩崖石刻，每字宽1.25米，高1.1米，共约9平方米，为桂江第二大石刻。右下方刻有“万历戊子年春正月吉日”字样。史载为明万历十六年（公元1588年）广西按察使司副使韩绍所题，距今400多年。

古代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称北方为北狄，称南方为“南蛮”，“百蛮”则泛指南方的少数民族。在明

代，桂江流经平东府和梧州府的河段称为府江，这一段是瑶、壮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，瑶壮人民多被官府歧视和压迫。为此，他们曾多次举行武装起义，攻城夺堡，袭击官兵。

万历十三年（公元1585年），明王朝派韩绍为总事，督率六千官兵在当年五月开筑府江道路，以利于镇压沿路的瑶壮民，道路于次年三月竣工。此后，昭平的瑶壮民多聚居在仙回的深山里，没有再与官府起更大的冲突。

公元1588年，韩绍在府江最险要的隘口题刻了“百蛮遵道”巨幅摹刻，意在教化瑶壮民遵守官府法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开发桂江丰富的水利资源造福人民，当地政府于1989年筹建松林峡水电站，1995年建成发电。随着水电站建成蓄水发电，摹刻也淹没在桂江的碧波中……

## ●棺材石“忠孝”石刻的故事

棺材石因形状酷似棺材而得名，位于昭平县境内松林峡右岸边。石棺上刻有“忠孝”二字，字体长宽各约30厘米。

相传松林峡里住着一户人家，母子相依为命。有一年，母亲重病，无钱医治，生命垂危。儿子卖身为母亲买回棺材，准备安葬母亲。神医华佗行医神州，救治天下百姓，正巧乘船路过松林峡，听说此事深受感动。于是他施展医术治好了病人，那副棺材也随即化为石棺。

清康熙五十五年（公元1716年）夏，广西布政使黄国材巡视昭平，听到这个故事后深有所感，特此在石棺上刻“忠孝”二字，以教育百姓及后人。

无独有偶，在距昭平县城约4公里的马峡口东岸边的石壁上，刻有“做好事，行好事”六个大字，字分两行，直书，正楷字体，右上角写有“康熙岁次两孟夏谷旦”，左下角落款“海州黄国材题书”。整幅石刻共9.8平方米，笔势苍劲，结构严谨，每个字足有1平方米，亦为黄国材所刻。两个石刻均为教人忠孝和行善做好之意，当时官府对民众教化之重视可见一斑。

## ●狮子山“屏岩”岩画的玄机

狮子山位于平乐县桥亭乡，山的南边有一岩洞，

洞上有楷书而成的“屏岩”二字。屏岩里，地面上有一条由天然的钟乳石经过岁月风化形成的长约5米、直径约800厘米的“巨龙”。屏岩里岩壁上有许多形态自然、栩栩如生的摩崖石刻岩画。石刻者充分利用钟乳石的天然纹路、颜色，在屏岩正光面，雕刻了10幅浮画：放牧归来的牧童，倚柴小歇的樵夫，风雪夜归的路人，提着花篮的老者，边走边嚼草的水牛，倦卧回首的小鹿，欲欲上跃的松鼠，三只一起欢叫的喜鹊……

这些浮画，最高的有44厘米，最小的只有8厘米。这些人物形象构图简单，动感极强。同时，还有许多似像非像的画面，它们与岩洞中的钟乳石相融在一起，年久日长，竟然再也分不清哪是钟乳石天然画，哪是人工石刻，这是桂江摩崖石刻的一道奇观。

这些石刻、岩画有的清晰记载了作者和工匠姓名，有的岩画却全无一字，不知何时何人所为。但在岩画边，玄坛村人士、清朝平乐才子、诗人袁松龄，却刻了一首七言绝句：“岩开一洞岂徒然，悬壁空明别有天。钟乳结成屏画景，添些点缀更清妍。”从诗意来看，也许石刻者早就洞悉了数百年之后屏岩“岩画”今天出现的“天人同绘”奇观的玄机。

在桂江河畔，还有许多石刻和崖画，如位于平乐金山村的迎仙洞（珠岩）石刻、青龙出米岩石刻等。这些石刻岩画不仅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情景，也反映出桂江流域深厚的文化内涵。

↓桂江棺材石“忠孝”石刻。  
杨志贵 摄



→桂江首景昭山。  
陶彩忠 摄



↑平乐三江口昭山“中立不倚”石刻。  
陶彩忠 摄